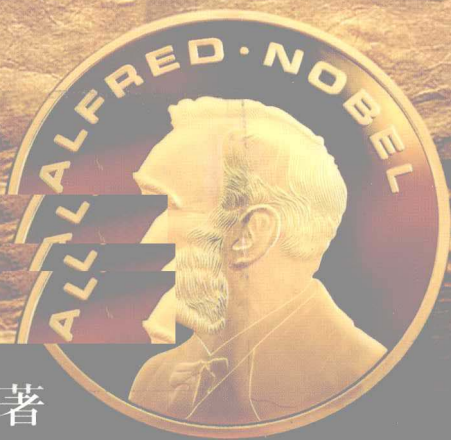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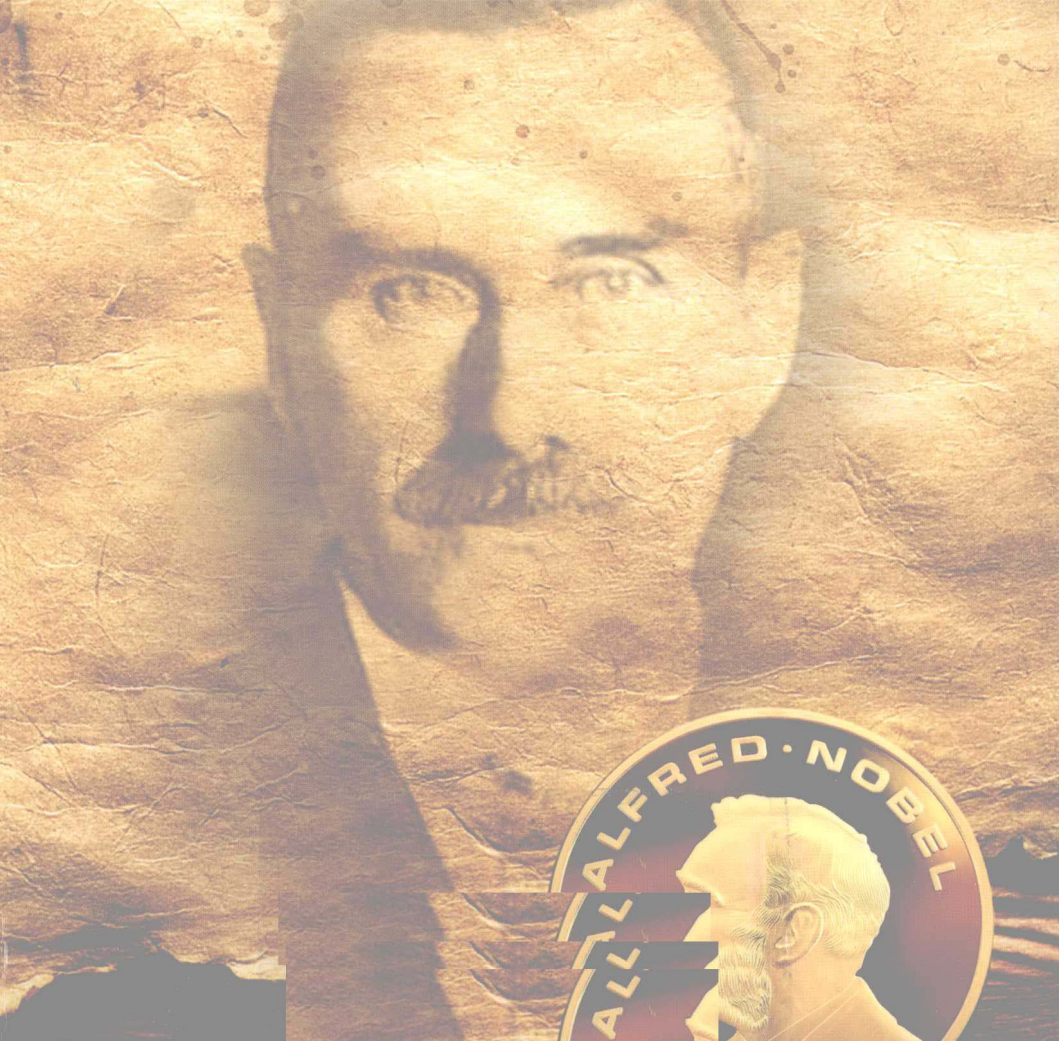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托马斯·曼 著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德语时刻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德语时刻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语时刻 / (德) 托马斯·曼著; 韦邵辰, 宁宵宵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3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399-3531-7

I. 德… II. ①曼…②韦…③宁… III. 散文 - 作品集 -
德国 - 现代 IV. 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4032 号

书 名 德语时刻
著 者 (德) 托马斯·曼
译 者 韦邵辰 宁宵宵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陈文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
印 张 9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31-7
定 价 1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部分 尺牘随笔	001
腓特烈和大同盟	003
试论戏剧	055
老年冯塔纳	095
关于理夏德·瓦格纳的艺术	123
浅谈语言教育	127
德语时刻	132
关于饮酒	136
主人与狗	138
它从角落跑来	138
我们如何赢得了宝善	145
宝善的生活方式和品性	151
猎 区	167
捕 猎	185
第二部分 艺坛琼英	211
关于我兄长的报道	213
恭贺布鲁诺·瓦尔特七十岁寿辰	218
恭贺赫尔曼·黑塞七十岁寿辰	224
致格哈特·豪普特曼	231

纪念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	239
写在斯蒂芬·茨威格的十周年忌日	245
向诗人致敬!	248
 第三部分 著作解读	 257
比尔泽和我	259
前言	259
比尔泽和我	261
关于《菲奥伦萨》	271
致某天主教报纸	271
关于《国王的神圣》	274
一本图集的序言	279
关于《儿童的歌唱》	282

第一部分
尺牘隨筆

腓特烈和大同盟

——那一日与那一刻的纲要

从哪儿开始讲起呢？撰写历史的人，甚至偶尔对历史感兴趣的人，总是经不起诱惑。瓦格纳就曾以最夸张的方式屈从于这种诱惑，他本来只是打算上演众神的没落，却被一种狂热的迂腐习气牵引，在神话故事里不停地上溯，一再感到有必要补写已然越来越长大的“前传”，直到他上溯到一切后续事件的最初开端、不得不停下来为止——停在前奏的前奏中最深层的奥义上，从这里郑重其事、而又几近无声地开始讲故事^①。既然时空已经以最生动的方式做出了抗议，让我们无法在勾勒一场战争的起源时——我们正在经历这场战争的重复和延续^②，也从深层的奥义开始讲起，所以我们毅然决定从“巨大的不信任”开始讲起，就是全世界对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且，假如我们更加诚实一些的话，这种不信任也不是毫无理由的。

人们还记得他吧？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看起来还像个孩子，长相秀气、略微发胖，有个外国人评价说，他是“王国里面最俊美的人儿”。根据那时的画像来看，他的面色富有朝气，双颊稚气未消，眼睛

① 这一段指瓦格纳创作他的四联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之前，先创作了《齐格弗里德之死》，也就是后来的第四剧《众神的黄昏》的前身。接着他又增加了一部《青年齐格弗里德》，也就是后来第三剧《齐格弗里德》的基础。最后，为了使剧情完整，又补充了第二剧《女武神》及序剧《莱茵的黄金》。也就是说，瓦格纳是逆着剧情的顺序创作的。

②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文写于一战爆发后的头几个月。

很大、近视、而且是亮蓝色的，鼻子的位置正好在前额的中线上，鼻尖略微发红。就是这个俊美的年轻人登基成为了国王。他的一半放荡一半恐怖的、有时甚至极其可怕的王储岁月为人熟知；他是个自由思想者，洒脱不羁而又爱好思辨；他是文学家，写出了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反马基雅维利》；至少在登基之前，他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尚武；他平易近人、作风懒散，有点儿女性化；他债台高筑，心里只想着消遣娱乐和奢华的享受。现在，他再也无须没有自尊地忍受父亲的痛打和掐脖子了，而当时他甚至想用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或者至少让位给自己的弟弟。身为国王的他，一举一动都让人觉得不知道该对他抱有怎样的看法。他登基的日子从此被称为“愚人节”，——因为人们之前设想的一切几乎全变了样。以为新国王会施行报复、因而恐惧战兢的人，并没有受到惩罚；相信自己将来运转的人却大失所望。投机家和诗人们簇拥着御座，满怀希望地山呼万岁，怎么也喊不够，但是他们一下子都泄了气，哑口无言了。一个莱茵斯堡时期^①的风趣哥们儿，并无恶意地试图用从前的语气和国王说话，却被亮蓝的眼睛瞥了一下，同时还有一句锋利的话：“先生，现在我是国王！”用德语说就是“闹剧该收场了！”这场景好似莎士比亚作品中最美妙的那一幕，当一个人用同样的眼神看着另一个人说：“我不认识你，老头儿^②。”

在上任的头几天中，年轻的新君主的举措颇为文雅、爽快而又有点夸张。他废除了刑讯——这对偷盗者而言是件好事；他声明，不得与报纸为难，——如果它们可以更加有趣一些的话，并且取消了审查（一年后又恢复了）。他还申明宗教宽容——这是有名的启蒙思想。

① 腓特烈二世在登基前的一七三六到一七四〇年住在位于柏林北边的莱茵斯堡(Rheinsberg)。

② 这是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中亨利五世登基后对福斯塔夫说的话。

但是那座人们梦寐以求的、被时尚和艺术趣味统治的华丽、耽于享乐和无忧无虑的缪斯之殿，又将做出怎样的行动呢？什么行动也没有。新君主一上任就厉行节约，公务员的薪水没有任何升高，高额的关税也没有如一些人强烈渴望的那样被废除。各个领地的议院得到了明确的指示，必须严格遵从已故先王建立起来的精确的财政制度。财政大臣依然是那个令人嫌恶的守财奴博登^①，没有一丝一毫的信任、懒散和无忧无虑，每个人都前所未有地受到监督。宫廷典仪长波尔尼茨男爵那时甚至发出过这样的悲叹：“假如能够回到先王的时代，我宁可支付一百披斯托尔^②！”

没有翻天覆地的体制变化，统治上的严酷没有任何松动，朝廷各部门里也没有任何新面孔。不过有一点应该是确定的：文雅举止的化身成了统治者，文艺穿上了丝绸的睡衣，——军棍的统治破产了，波茨坦要全面结束它的军国主义。对，那是当然的！可恰恰在此处，人们彻底惊愕了。那个游手好闲、有些沉湎于感官逸乐的哲学家，在一片目瞪口呆的面前，摆出了一副狂热军人的面孔。他不想削弱国家的军事基础。削弱？他给军队新添了五个营队、五个胡萨尔骑兵中队（按照奥地利的模式组建）和一个骑兵近卫队，使它现在拥有九万人。他永远没有脱下那件曾被人诅咒为寿衣的军服。他的保守作风是如此过分，以至于他严禁对下达的指定做任何改动。军队的组织是敬爱的先王陛下执政智慧的丰碑，它本质上是不可侵犯的。招募兵员时的某些粗暴行为被一律禁止；为了表示对名誉的尊重，用军刀刀刃的侧面责打军校学生和虐待普通人的做法也被革除。——所做的全部就是这些了。真正要改变的似乎是这一机构的意义，以及

① 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博登（August Friedrich Boden），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二世时的财政大臣。

② 德国通用的金币，约合今天的八点五欧元。

运用它的指导思想，简而言之就是政治意义——这正是令人疑虑的地方。

军队曾是先王粗鲁而颇为浪费的嗜好，欧洲各国的宫廷都在开它的玩笑，而且它也从未在欧洲事务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现在它一下子成了“国家权力”——腓特烈在成为国王后的第一批信件里这么写。这是一个异常实事求是的观点，它还表达出把一切粘附于这个机构的稀奇古怪的事物一扫而空的意思。赏心悦目却令人腻烦的巨大军团被解散了，它最后一次亮相是在腓特烈·威廉国王的丧葬阅兵式上。出于尊敬，先王的“巨人掷弹兵团”中仅有一支中队被保留下来。“国家权力”……普鲁士在各国宫廷的使节突然都说起一种语言，这使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普鲁士粉墨登场了，期望可以为自己的庞大实力洋洋自得。它令人惊异的国王摆出一副面孔，仿佛普鲁士的地位不仅在帝国^①内，在全欧洲也是举足轻重。他要让人明白，他并不只想如整个欧洲已经习惯嘲笑的那样“拉枪栓而不开火”。

但是应该怎样去行动呢？他从头到尾都在演喜剧吗？塞肯道夫伯爵在一封给维也纳的信中这么描述王储：“他最大的缺陷，就是伪装和欺诈，所以要想信任他必须慎之又慎。”似乎的确如此。塞肯道夫继续写道：“……他告诉我，他是一个诗人，可以在两小时内写出上百行诗句；他还是音乐家、道德家、物理学家和机械专家；他绝对不会成为统帅和政治家。”现在看来，这其实也是这个年轻人的伪装和欺诈了。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给予了人们最强烈的震惊，使他们了解到究竟应该把他看成何样的人。

① 指神圣罗马帝国。

腓特烈登基后尚未满半年,查理六世^①去世。在他的半截身子还没入土的时候,腓特烈大大出乎他的廷臣、将军、亲属和全世界的意料,提出了对西里西亚的领土要求。这些要求无论在字面上还是根据庄严的条约都丝毫站不住脚;如果硬要说出一个理由,那就是勃兰登堡^②无法再忍受的哈布斯堡王朝长期以来的背信弃义和无耻。若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③拒不顺从这些要求——她显然不可能顺从,腓特烈就打算用剑把它们变成现实。“一切就绪”,他在给阿尔加洛蒂^④的信中说,“目前只是要把长久以来在我头脑中盘算的计划付诸实施。”长久以来?难道这一切早就安排好了?难道没有人知晓此事?难道迄今为止都没有人察觉到他这些要求和意图的任何蛛丝马迹?这说明他别有用心、深藏不露,在莱茵斯堡的交际圈子里确实是个孤独的人!他致信伏尔泰说:“皇帝的死摧毁了我所有的打算和平的念头。”伏尔泰没有在法国披露这个观点,使这次进攻行动看起来更加像蓄谋已久。他真是一个孤独而又极其狡猾的人物。

好吧,腓特烈用战争回报皇室,——而当年的勃兰登堡边地侯是把洗手盆递给玛利亚·特蕾西亚的祖先的皇家内务总管。“这是个疯子,这个人疯了。”多少懂得一点伟大政治的路易十五如是说,“一个轻率的念头,一次胆大包天的行动。”全欧洲如是说。一位驻维也纳的英国大臣认为已经值得对腓特烈实施政治上的惩罚了。

① 查理六世(一六八五——一七四〇),奥地利大公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七一——一七四〇)。他无男性子嗣,决定把家族的世袭领地奥地利大公国交给女儿玛利亚·特蕾西亚管理。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不能由女性继承,他在一七一三年迫使德意志诸侯在《国事诏书》(Pragmatische Sanktion)上签字以确保女儿的继承权,但这份诏书对诸侯们缺乏约束力。

② 勃兰登堡(Brandenburg),普鲁士的核心领地,普鲁士国家的两大领土源头之一。

③ 玛利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 一七一七——一七八〇),查理六世的女儿,奥地利大公(一七四〇——一七八〇)。她的丈夫、洛林公爵弗兰茨(François de Lorraine)后来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但是朝政仍掌握在玛利亚·特蕾西亚手中。

④ 弗兰切斯克·阿尔加洛蒂(Francesco Algarotti, 一七一二——一七六四),意大利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

他真的很轻率吗？奥地利难以招架，普鲁士形势大好。在莫尔维茨，腓特烈被击溃，败退十英里，之后普军却在施维林元帅的指挥下反败为胜。——这一天绝非国王的荣耀，却是一次成功。巴伐利亚觊觎帝国的皇冠，并且得到法国的支持，维也纳深陷窘境。查图西茨会战中，布登波洛克中将把奥地利人引进燃烧的小镇。“宁可割让巴伐利亚整整一省，也不割让普鲁士一个村庄”的玛利亚·特蕾西亚（她以全部女人的力量仇恨腓特烈），不得不压着雪白胸脯中的痛苦和湛蓝眼睛中的泪水签署了和平条约，担保把上下西里西亚和格拉茨伯爵领地割让给普鲁士国王。——他拥有了它们，它们是他的了。

接下来呢？整整两年没有开战。之后腓特烈重启战端，据说是为了以选帝侯的身份援助陷于困顿的巴伐利亚的帝国皇帝，其实则是看到玛利亚·特蕾西亚在此期间对法国和巴伐利亚占了些许上风，也因为腓特烈猜疑当其他人都被打倒在地时，她就会把矛头转向他，以求夺回西里西亚——这个让她听到了就会啜泣的美丽的、无法忘怀的西里西亚。再说她也并不是没有强有力的盟友，比如英国的乔治二世，他是法国人的战胜者和一七四三年窝姆斯^①以来女皇的盟友。他致信女皇，明确告诉她：“夫人，好拿的东西也好还。”这封信落到了腓特烈手中。英国和奥地利相互保证对方直到一七三九年保有的领土的完整。到一七三九年，这正是腓特烈攻占西里西亚的前夕！奥地利和萨克森之间也有类似的条约……够了！尽管奥地利的史学家对天发誓，那时女皇没有进攻他的计划，但是这对腓特烈来说已经足够。他和法国的关系很好，口袋里装着双方在六月签订的为期十二年的进攻性盟约，所以他在外交上也不是没有靠山。这两年里他给他的“国家权力”又增添了一万八千名“小胡子”（按照伏尔泰常用

① 一七四三年，英国、奥地利和撒丁王国签署《窝姆斯条约》。

的说法),卓有成效地扩建了西里西亚的要塞。一七四四年的盛夏,他再次开拔,没有宣战就出动八万人的大军入侵波西米亚。军队路过萨克森的领地,却丝毫没有请求那儿的选帝侯准许过境的意思。他们直捣布拉格,扑向维也纳。

情势颇为不妙,一段时间过后,它一下就陷入了绝望。洛林亲王查理从阿尔萨斯向波西米亚开拔,威胁到腓特烈和西里西亚的联系;国王的腹背上潜伏着萨克森的军队。由于一些愚蠢的失误,撤退进行得很糟糕。腓特烈后来也坦承了他的失误,并吸取了一些教训。第二年的进程显示出作为军队统帅的他进步神速。霍亨弗里德堡战役之后是索尔战役。当他又在凯塞尔斯多夫击败萨克森人时,哈拉赫伯爵以调停人的身份去了德累斯顿。玛利亚·特蕾西亚确认了西里西亚的割让,作为回报,腓特烈承认了她的丈夫——有骑士风度的洛林公爵弗兰茨作为德国皇帝的地位,——随他便,反正查理七世^①已经死了,而实际上腓特烈对他从来没有过太大的兴趣。

为什么他会与奥地利媾和?因为他看到法国在尼德兰势如破竹,而女皇的优势暂时被抵消。他不顾法国的恼怒,也与英国谈和,带着他的战利品西里西亚撤了回去。并且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拒不接受任何使他放弃中立姿态的诱惑,因为奥地利联合海上列强^②对抗的法国的围绕《国事诏书》的争斗还在继续。在终结这场继承战争的亚琛和会中,各方做出了有利于玛利亚·特蕾西亚的调停,而腓特烈也得到了关于他“获取”西里西亚的明确保证。

这里我们必须辩明一件事。如果认为西里西亚的“获取”是强盗

① 查理六世死后,法国、西班牙、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国不承认其《国事诏书》,积极协助玛利亚·特蕾西亚的表姐夫、巴伐利亚选帝侯兼波西米亚国王卡尔·阿尔布雷希特(Karl Albrecht von Bayern)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称查理七世(一七四二—一七四五)。

② 指英国和荷兰。

行径,是以不法的手段攫取财富,既然有人做出了这样的行径——这也是事实,人们就不应当对这种强盗的“获取”做出郑重的保证。当他做出保证时,人们就必须听任时间对此事的裁决,化不法为合法,而时间确实能够做到。如今欧洲和玛利亚·特蕾西亚不得不忍痛放弃所有针对强盗的阴谋诡计,而必须对既成事实感到满足。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尤其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尽管有《亚琛和约》,她也绝对不会放弃夺回西里西亚的希望,这不符合一个值得引起全欧洲同情和怜悯的卓越、纯真和高尚的女人的作风。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欧洲,或者说它的众多宫廷和政府,面对这位国王感到心神不宁?原因就是从一开始就说过的巨大的不信任。这位国王已经充分答复了这种不信任,它可以从他本质上与众不同的、谜一般的性格中得到解释。欧洲已经初尝了这种性格的危险性,而它更多的表达的展现将在下面的时间中一再让欧洲惊恐地屏住呼吸。

事实是,在为《国事诏书》大打出手的所有列强中,腓特烈是唯一的赢家,甚至赢得很多。他保持了对一个富饶省份的占有,但这只是最小的收获。只有两百万人口的年轻、穷困的普鲁士成了奥地利侧旁或者说对面的势均力敌的国家;它挤进了欧洲强国的行列中,并且要求从此在一切欧洲事务中以大国的姿态说话;它迫使列强从此把普鲁士当作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政治因素来看待。腓特烈完成了这一过程,他至少唤出了普遍的意识:在欧洲的均势问题——大体就是法国和奥地利的均势问题中,他才是“天平上的指针”。如此被迫转换思维、重新定向,对欧洲而言困难极了,以致它几个世纪后也没把这个问题完全消化。它抗拒、冷嘲热讽、破口大骂;它矢口否认这个新生物在政治、文化,尤其是道德上的资格,它无法停止对这个闯入者的轻蔑和愤恨,预言他即将遭受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如果这样的预言没有完全如意料中一般实现,那么这个古老、世代延续的国

家共同体就会结束和忘却一切脸上的争斗和利益上的冲突，哪怕是最生死攸关和咬牙切齿的争斗，就只为一个值得期盼的尝试联合起来，把扰乱者围困并扼杀。如果这是必须的，短短一百五十年来，它们已经尝试过两回。正直的人，比如腓特烈的哲学家朋友乔丹，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就感到困惑：“为什么报纸上的社论从来都不利于我们？”是的，这确实非同寻常。可是报纸上的社论也没能阻止腓特烈占有西里西亚。现在，担保已是囊中之物，他心满意足了么？

处那样，更大规模地集结部队只是为了在祥和之中无关紧要地跑跑腿而已。腓特烈一年一度在施潘道和波茨坦举行大兵团操练，旨在强力提升部队在复杂地形中，在平地上、渡河时以及风暴中的作战能力；还从多种角度长期研究如何从侧翼击败和消灭优势敌军——所期待的似乎是一个占优势的敌人，要么就是若干个敌人的组合？这些研究都是赤裸裸的艰苦卓绝的战斗演习，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人体验到真正的战争，训练铁血事务中的统帅和团队。一种不断进攻的精神，一种力争速决的意志被用各种手段注射到这支军队的血液中，它反对一切当下的趣味，作风几乎是野蛮人的。腓特烈鄙视他那个世纪的“优雅”的战争指挥艺术，还有那些“把整个战役用不同的花哨方式指挥的优秀将军们，他们无法占到敌人的便宜，却被军事行家们交口称赞。”他同样鄙视备受赞誉的筑起工事的阵地战。不惜一切代价战斗！逼迫敌人作战！“战斗要求分出胜负。”进攻，进攻！一直进攻下去！他酷爱拼刺刀，最先规定了它的战斗方式。不要做多余的射击，尤其不要过早开枪！当敌人的距离只有二十步，只有十步的时候，“一齐开火，正中敌人的要害，然后立刻用刺刀把他砍翻”。至于骑兵，“国王特别禁止所有的骑兵部队的军官在他们战斗的时刻躲避敌人的进攻，违者将被不名誉地开除军籍；普鲁士人无论如何也要进攻敌人。”用疾驰吗？不，用全速飞奔。“然后他们要在密集的队形下，以可以达到的最高速度驱赶和瓦解敌人。”——“以可以达到的最高速度”、“正中要害”、“用刺刀砍翻”。这一切都带有狂野、极端、凶恶、危险和绝不妥协的成分。这样的人只会想着不顾一切的进攻，不是吗？信任他，可能吗？

不，很遗憾，这不可能，就算人们愿意信任他——也无论如何要保留抵抗他的手段。这位国王过于神秘和阴险，即使在亲信面前讳莫如深。更确切地说，他没有亲信。他从不对人倾诉，也从没人参